

·小说·

涂黑的字

◆孙卫东

到部队当天,大青山就劈头盖脸来了一场暴风雪,宿舍里火炉子直冒烟,火炕、火墙冰凉。

“请七十二行来看看吧!”连长朝班长吼了一嗓子,皱着眉头走了。

不一会儿,一位穿四个兜上衣的干部来了,中等身材,浓眉大眼,黝黑的脸上布满细纹,让我想起了常年风吹日晒的千年古树,应该就是连长说的七十二行。

他这儿敲敲,那儿摸摸,随后搬来梯子上上了房顶,在烟囱里掏出了一个鸟窝。随着一股浓烟腾起,炉火燃了起来,火墙、火炕热了。

班长打来水,七十二行打上肥皂洗了脸,我把毛巾递给他。他接过毛巾的时候,看了我半天才抹了把脸,把毛巾还给我,出门走了。

我不习惯部队生活,连续两天没怎么好好吃饭,第三天早操,刚跑没几步就头冒虚汗,腿一软眼一黑,摔倒了。

昏昏沉沉中听见有人说话,除了连长、班长,还有一个不太熟悉的声音。

我睁开眼,七十二行端来了一盆上面漂着葱油、香味扑鼻的荷包蛋挂面汤,我一口气吃了个精光。

从这天起我才知道,其实他叫崔成俊,是团修理所的一名志愿兵。班长说他有两把刷子,除了不会生孩子啥都会。大到柴油发电机、小到半导体收音机,没他修不了的;车、钳、铣、刨、电气焊也样样精通,因此得了个七十二行的绰号。

第二天训练场上,七十二行把班长叫过去嘀咕了一阵。晚上睡觉的时候,我发现床铺比从前软乎了许多,掀开床单一看,下面铺了一条狗皮褥子。

班长悄悄对我说:“七十二行这人怪,一般人很难接近。不过对你真好,新兵连结束要是分到修理所给他当徒弟,退伍回家干几年准成万元户。”

我不知道他为啥对我这么好,心里对这位素昧平生的老兵充满了感激。

三个月过去了,新兵连那天,我接到了去师部通信连报到的命令。班长说七十二行本想把我留下,为了我的事儿他跟军务股长、参谋长都快吵起来了。我听后顿时心里空落落的,不是个滋味。

傍晚,七十二行叫我去他那里吃饭,说是滚蛋饺子。

我坐在火炉旁,他还跟往常那样不爱说话,许久,把煮好的饺子端到我面前才说:

“本打算过年让你尝尝我们朝鲜族的黏豆包,谁成想你走了。这样也好,施工部队太遭罪。”那顿饭他没怎么吃,一直不停地给我碗里夹饺子,坐在那儿看着我。

几天后,他们团去狼窝沟搞国防施工。路过师部的时候,他利用休息时间匆匆找到我,拉着我去照相馆拍了合影,他再三叮嘱我,照片洗出来一定要给他寄两张。

车走了,往常我都叫他崔班长,但摘下军帽朝他挥手那一刻我喊的是:“哥!照片一定给你寄去,放心吧!”

他远远地朝我挥着手。那天晚上我做了一个梦,梦见天降雷火把天都映红了,哥对我微笑着,转身迎着雷火去了。

小时候听妈讲,做了噩梦,第二天中午前讲给别人,梦就破了。大早起来,我就听说七十二行的团出了事故,死了人。

腊月二十八,我收到了从东北邮来的包裹,紧悬着的心放下了。

打开包裹,里面是硬邦邦的黏豆包,还有一封信,信中写道:“孩子,我是成俊的妈妈,他生前给家里来过信,嘱咐我给你寄些黏豆包过去。他还说你长得很像他弟弟,简直一模一样。不知道他跟你讲过没有,他弟

弟在他参军的第二年也去了部队,新兵刚下连就赶上了自卫反击战,第三天人就没了,连一张穿军装的照片也没留下。成俊的奶奶八十岁了,我们都瞒着她,这些日子她一直念叨,这都当兵几年啦,也不见给来张照片瞅瞅。成俊说,你跟他有合影,能给我寄一张吗?”

信中最后那个“我”字前面还有一个被涂黑了的字,我知道,那是“妈”。

该文刊发于《小小说月刊》2021年10月上

周子明点评

孙卫东老师对军旅生活有着一种刻骨铭心的眷恋,新作《涂黑的字》是在广阔的生活背景中经过仔细琢磨,大刀阔斧地提炼概括后,用精致的篇幅、细腻的语言,艺术地塑造了一位子弟兵母亲丧子之后博大的家国情怀。小小说容易写,小小说最不容易写好。卫东这篇作品在构思布局上确实有着很强的艺术性,在追求写作技巧和写作艺术方面,给人一种坐着直升机往上升的感觉。

·散文·

今夜无眠

◆赵晓爱

来这座小县城纯属机缘巧合。十三年前,正值毕业季的我,只求在一所公立学校当一名人民教师,找一位心仪的伴侣,共度一生,足矣。

原本想回自己土生土长的家乡,奈何屡次在招聘会上没有看到永济各校的招聘启事和摊位,只能另做打算。

2008年,高校分配政策已经不存在,双向选择的招聘会成了我唯一的就业通道。毕业前,哥哥打来电话,得知我还在实习中,没有做迎接招聘会的充分准备,便意味深长地对我说:父母供养咱们长大,又读了大学,已经万分不易。送你六个字“不等,不靠,不要。”我正似懂非懂地重复着这六个字,哥哥又开口了:“第一,你马上就毕业了,毕业后做什么?是不是自己先把自己养活了,不要坐着等,去学着做简历,得赶招聘会找工作了。第二,咱们家情况你清楚,父母能给的都给了,工作的事情谁也靠不住。第三,父母年龄

已高,这些年累死累活,你长大了,毕业了不该再伸手要了。”

哥哥一席话让我彻底醒悟,同时心底隐隐掠过一丝悲凉,感觉眼前仿佛一只手把我推出老远,让我感觉温暖的家就在眼前,但却不能再安逸地在那里待着。我几乎一瞬间长大,不甘心却又不得不接受现实。我忘记自己是怎样挂掉电话的,只记得自己耳朵发烫,当晚我失眠了,脑海里不断重复着哥哥的话,心里盘算着自己的下一步计划。尽快制定自己的简历,对了,之前学长们的简历我见到过,格式在打印部就有,我的荣誉证书要全部找齐复印,还有我取得的技能证书。我的职业意向首选老师,这个职业比较稳定,女孩子不像男孩子,自己以后要面临结婚生育,最好有稳定工作,选择范围首选运城地区公立中学……有了这样的计划,一切行动起来就比较省心了,在本校的招聘会现场第一天,一大

早我就起来捋伤自己,站在镜子跟前搭配衣服,整理妆容,让自己看起来成熟稳重些。终于,我看到了来自运城学校招聘启事和摊位,我激动地对照着招聘岗位,勇敢地投递简历并不断推销自己,按照要求排号试讲。最后,我得到了一个满意的答复,各方面都符合要求,而且对方还是绛县一所公立高中,签订了三方协议。待遇虽然不高,但足以养活自己,更惊喜的是与我同时应聘此校的还有两位关系不错的女校友,我们迅速联系并约定报到的时间。

一切总是那么充满欣喜,这个陌生的小县城就这样和我结下了不解之缘。在这里,我拥有了事业,进入编制成为一名正式人民教师;在这里,我收获了爱情,与木子相识相知相恋并组建家庭;在这里,我缔结了友谊,结识了同事,结识了文学爱好者;在这里,我增长了见识,遍访了天下第一县的

名胜古迹;在这里,我播撒了理想,成为一个有责任担当和更加有价值的人,对生活充满希望;在这里,我快乐成长,从一名楞头青逐步走向成熟。

十三年,我扎根在一线,不曾更换过岗位,勤勤恳恳,从未想过自己能这么久地干着这份工作;十三年,足以让一个人成长、成熟、思考;十三年,弹指一挥间,岁序更替,华章日新。

是啊,十三年,人生有多少个十三年?

今夜,我莫名失眠,想起十三年前哥的那通电话,也许他早已不记得。

七绝·无题

◆高红燕

野旷云低众鸟欢,红肥绿瘦几多鲜。
心中自有诗情在,遂向澄泥润笔端。

梦

◆盛筱洁

·散文·

书房不是很大,却很有书香气。阳光从窗子射进来,照亮了这一片小天地。书架上的书沐浴在阳光里,侧封的字闪着光,或亮或暗的分布为书架添加了古老而神秘的色彩。

书桌上立着一盆小花,是阿常送我的。花是橘黄色的,纹路从花心延展开来,条条道道的,很让人赏心悦目。花的枝叶细细的,脆弱得很,微风很轻易地就吹动了它,细叶儿颤颤巍巍的,很是可爱。

我手里拿着书,书是敞开的。是什么书呢?哦,对了,是泰戈尔的《飞鸟集》。我最近爱上了诗歌,爱上了泰戈尔的清新淡雅的文风。325首清丽的无标题小诗,写作对象多为极其常见之物,小草、落叶、飞鸟、星辰、河流等等。读诗如旅游,我在泰戈尔塑造的世界里徜徉。神与自然、人与爱的界限已分不清,我到达了人神同一的境界。我珍视生命,不论是诸如小草和飞鸟那般脆弱,还是犹如星

辰大海那般坚韧,它们互相堆叠,一起构成我们生活的世界,而我是他们中的一员。

阿常在哪里呢?他在厨房做饭。——我走过书房前的小径,被小狗拦住了路。阳光正好,小狗也不愿闷在屋里,要出来透气了,在我周围绕来绕去,是要我与他玩儿。突然,一阵阵香气袭来,在我的周身打转儿,我嗅着这花香,似乎看到了翩翩飞舞的蝴蝶。小狗猛地往上一扑——咦,真的是蝴蝶。蝴蝶在庭院中上上下下地飞舞,不停留,不离开,戏弄着小狗,似是得了趣味。我看小狗扑腾得实在辛苦,笑着叫他回来。小狗这会儿抓不到蝴蝶,一会可要闹腾了。

“安安,安安……”

欸,谁在叫我?

“安安,醒醒,别在这儿睡。书房虽生着火盆,但睡久了也要着凉的……”

我睁开眼来,淡淡笑了一下,原来是梦。

